

真实的人生

冰 客 著

远 方 出 版 社

目 录

序一：穷人的奋斗	梅 洁	(1)
序二：文学在消费时代的精神选择	鲍 风	(8)
穿越“死亡之海”，“沙漠王子”金波感人肺腑演艺路		(12)
气贯《武圣关公》，金波豪气雄风饰演赵子龙		(27)
梦圆热土塔克拉玛干		(35)
四十三年将军寻母泪		(43)
执著迎来的灿烂人生		(49)
戎马天涯，游子乡情难忘		(55)
闯荡广州，打工妹怀揣作家梦轻舞飞扬		(61)
一位高位截瘫者的人生“脊柱”		(72)
生命在母爱中再生		(80)
枯梅经霜颂晚晴		(86)
破镜又圆，他终于偿还了五十年欠下的夫妻情		(92)
硝烟散尽，英雄的故事依然感人		(97)
大山深处杜鹃红		(103)
下岗女工，独闯荒山换新天		(112)
善妻如母，和瘫痪丈夫风雨同舟		(118)
无悔的选择		(124)
坚强女孩，单眼伴她读进大学校门		(128)
无腿篾匠编织人生花篮		(134)
梅花香自苦寒来		(140)
下岗女工包酒店，坎坷路上阳光依然灿烂		(145)
一代新闻强将，一代文坛高手		(151)
回顾与交待（代跋）		(155)

穷人的奋斗 (序一)

梅 洁

我很久地在酝酿着我这篇文章的题目，今天，当我终于写下“穷人的奋斗”这几个字时，不知怎么，我的内心笼罩着一种悲壮的意绪。也许，对生存艰难者的怜惜与生俱来；也许，贫穷与奋斗原本是我们共同的宿命。

—

冰客，是我故乡读者已经十分熟悉的名字，而对于更多的读者，冰客覆盖全国近百家报刊的作品，我相信也已使他们对其不再陌生。不再陌生的何止是冰客这个名字？更沉着、更悠远的是弥漫在冰客作品中对贫困、艰难者的同情，对于他们困境中的挣脱、奋斗中的成功以及毁灭后的再生，冰客都寄予了一个受苦者对于受苦的担负，一个希望者对于希望的营救，一个奋斗者对于奋斗的援助……

武当山下的小山村里，有个姑娘叫张玉真。张玉真的身体高位截瘫，伴随着尿结石、大小便失禁、三分之二躯体失去知觉，下身的肌肉已经死亡、萎缩、溃烂，靠着母亲翻身活着。十二年，瘫在床上的张玉真以不死的精神和已死亡的躯体较量着，最终以文学创作撑起了一根坚挺的“脊柱”。中专毕业留在县种畜场喂猪、做粉条，最后连喂猪、做粉条的活路也已失去的冰客，从大大小小的报刊上发现了张玉真作品和张玉真生命的苦难。于是，他开始自费十

几次地到几十里外采访张玉真。他期望把张玉真的生命现象以文学作品形式告诉更多的人。冰客成功了。《大山深处，一位高位截瘫者的人生“脊柱”》、《生命在母爱中再生》一发表，便被十几家报刊转载，玉真的“哪怕活着只是为了鼓励别人”的信念，从此开始鼓励着千千万万的人；

从汉江边走到广州打工的幸子，背水一战，一边打工，一边在酷热简陋的打工棚里完成了26万字的长篇《十七岁的梦与泪》，小说被花城出版社一经推出，便在全国校园产生轰动。勤奋的冰客闻讯采访了幸子，于是，鄂西北一个打工妹成了女作家的“报告”，飞向了全国二十余家报刊；

还有，一位城镇下岗女工与一座荒山执著的恋情、一位将军40多年寻母的经历、一位战士在书法中寻梦等等。如果说，几十篇报告文学艰辛的采访与写作使本已受苦的冰客更加受苦的话，那么，《金波：为沙漠而歌》被《作家文摘》转载，便成为冰客“文学之梦”最愉快的一次穿行——因为那是中国作家最高部门中国作协主办的报纸啊！

二

600余篇（首）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发表，兴许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感觉：冰客，一定是一位被人们称为“无冕之王”的报社记者；冰客，一定有相对优越的创作条件；冰客，或许有什么深厚的社会背景……

今天，在我企望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冰客时，我感觉我的内心有一种很深的伤怀。

应该说，冰客至今是一个孤独而艰窘的存在。1973年冰客诞生在鄂西北一个叫安城乡小石沟村的乡间，未等冰客懂事母亲便撒手人寰，而父亲也是在襁褓中即失去双亲的孤儿。冰客和哥哥、父亲，三个男人在没有母性呵护的岁月里相依为命。天天在书包里装着冷红薯上学的冰客，成绩一直名列全班第一，尤其作文，篇篇能

当范文。小小的冰客自小就喜欢写诗，写的诗歌也常常受到老师称赞。也许，缪斯女神不经意间在人世发现了一个可望帮助的艺术小生命，她便悄悄在童年冰客的心灵里播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当然，种子能否发芽、结果、长成参天大树，她还需要等待。

小学毕业，冰客考进了离家二、三十里远的乡镇中学，上学有一条捷径，那就是乘船渡河。别的学生都走这条捷径上学，但冰客不能，因为他从来没有乘船的钱，尽管船票一次仅两角钱。于是，寂寞的山路上，人们总是看见一个瘦小的只有12岁的小男孩，挑着上学用的粮食、柴禾和装红薯叶酸菜的瓶瓶罐罐，上山下山，下山上山，30里山路小冰客要走五、六个小时。三年中学毕业，冰客考上了县城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学习淡水养殖。中专毕业后，冰客“有幸”留在了一家国营种畜场。后来，冰客又“有幸”赶上了可用钱买城镇非农业户口的时期，他东拉西扯，借了3500元买了一个能吃商品粮的户口。自此，冰客摆脱了农民身份而成为一个底层城镇居民，那时，他感到了一种改变命运的冲动和兴奋。农民和居民的两种身份，在近半个世纪里，曾怎样成为一种社会等级，残酷地桎梏着人们的心灵和生存境遇？

种畜场，说是一个国营事业差额单位，实际也只相当过去的一个生产队。养猪、生产预制板、水泥砖、盖房、挖土方、砌石坎、种地、生产粉丝……冰客上班的第一年是喂猪，猪圈、猪粪、猪饲料，以及数百头整日哼哼唧唧的肥猪终日与他相伴。喂猪一年后，又让冰客去生产粉丝。粉丝是用红薯加工，于是，数九寒天，冰客每天零晨两点起床，双手便开始插在冰冷的水里洗红薯，在浆水浸泡中过筛。每每双手冻得僵硬发木，实在熬不过时，他就把手放在自来水管的凉水里冲一下，聊以缓和。因为冬天里自来水管的凉水比用红薯制粉丝的原浆水温度稍高一些。年年冬天，冰客的双手红肿如桃，裂满了血口。除了洗红薯，冰客每天还要从薯农那里收购红薯。他说他每天都要从农民那里收购10万斤红薯，在种畜场10年，从他手中过的红薯居然达八、九千万斤，但他“从未敢有丝毫

懈怠暮农之举，他们那晶莹的汗水总是在我眼前闪现。”（《难忘故乡的红薯》）。

夏天，粉丝生产暂停，冰客又被分派去搞建筑，生产预制板、水泥砖，在盖大楼的工地上提灰桶、抬砖、砌墙……白天繁重的劳动过后，晚上，冰客就挤在十几人一间的工棚里，读书、写作，最终完成了大专自修的全部课程。而此时，署名“冰客”的小说、诗歌、散文也在各种报刊出现。文学的初试成功成为冰客艰难生存的最快乐、昂扬的精神支柱。

三

劳动、写作是冰客活着的两翼，艰难贫穷的生活赋予了他向善向真的心性，而由此派生的文学忧伤之美在不经意间成就着冰客的大艺术境界。诗歌《草帽》使我们看到了命运的无奈：“你是被新麦嫁出的女儿/总是在夏天/回到自己的娘家/……割倒的麦地里/都是你同宗同族的血缘/而你戴在人们头上/遮去他们一生一世的阳光”；《乌鸦》使我们看到了一种生命的凄清和忧伤：“落满树叶的地上/满眼是伤/离去的乌鸦/离去的北方/一只乌鸦/是谁暗布了一种忧伤”；也许是《鹰》永远给了作者提升和奋斗的力量：“你起飞的姿势/给了我一生的力量/……飘雪的天空里/没有鹰的日子里/我该如何飞翔”。在远离亲人的、似城非城的日子，孤独自然常常与冰客遭遇，于是，每当看见一只燕子，也使他想起“乡村里日渐远去的春天”（《燕子》）。想起一生没有进过城、找不到回家的路、在船上辨不清家乡风景的母亲（散文《关于母亲的一次记忆》），想起一生和船相依为命的父亲（散文《父亲和船》），想起总是漏雨的乡下老屋：“我时常在梦中惊醒/在老屋的敲门声里/我记忆的老屋/处处漏雨/于是在一个个雨天/我总是幻想在老屋的漏雨处/老泪纵横”（《老屋》）……欣喜的是这些美丽而忧伤的诗除发表外，都分别被华夏文艺出版社、内蒙古少儿出版社收入《跨世纪梅国文学经典》、《青春私语》、《星光灿烂》等文学丛书。

日子在艰苦的劳作与创造里一天天过去，有一天，冰客在种畜场一间牛毛毡搭就的小屋里成婚，后生子。在只有 20 平米、伸手即可触到屋顶的牛毛毡小屋里，冰客年轻的双肩担负起了做丈夫、做父亲、当作家的三副担子。企业不景气，数月拿不到工资的冰客如同下岗，最后，连洗红薯做粉条的活都已失去。为了养家、还债，他在县职业高中养鸡场找到一份电孵小鸡的工作。白天，冰客穿行在一排排、一架架散发着浓烈的鸡粪臭味的种蛋房里；夜晚，要么在卖冰棍的老妈妈挑起的一盏昏黄的灯泡下，忘情地阅读各种书籍，要么就在种蛋房旁边和学生同住的小屋里写作。夜复一夜，绣成疙瘩的蚊虫，把大汗淋漓的冰客当作了最好的美餐；而日复一日，《104 病院》、《故乡的井》、《汉江之子》、《城堡》、《废墟》、《生命之弦》，还有《草帽》、《乌鸦》等一批精神的养液，却成为喷向如云如雾的蚊虫的最强杀伤剂。

还有什么比如如此的战胜更能显示生命的意义？

四

认识冰客是在 1999 年的冬天，12 月伊始，我结束了苏州的“全国散文笔会”后即回到了湖北十堰弟弟家。闻讯赶来接我过江回郧县的文学友人兰善清带来了一位腼腆、拘谨、胆怯、且不多言语的青年，他就是冰客。如同善待、爱护他的学生一样善待、爱护冰客的兰善清，一路向我叙说着冰客的点点滴滴。于是，我第一次知道了那个在夏如蒸笼、冬如冰窖的牛毛毡房里顽强写作着的青年冰客，知道了因为冰客大量作品的问世使县报发现了一个人才，准备招聘他，正值试用期。我默默为冰客祝福。2000 年 9 月，诗人海默紧锣密鼓在郧县师范办了一个作家班，他希望我邀请北京的一些作家回去参加开学典礼。典礼会上，我再次见到了冰客，冰客的眼神里有了一些喜气和自信，他告诉我，县报已正式招聘他为记者，十堰日报、晚报也已聘他为特约记者。其实，在此之前，我已从他期期寄我的报纸上，看到了他撰写的大块大块的新闻特写。我很替

冰客高兴，为文学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为一个穷人因奋斗而有了一个相对好的结果。

第三次见到冰客，是2001年10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召集了一批全国获奖作家赴湖北房县、神农架举办金秋笔会，会散，小兰和冰客又来十堰接我过江。看望了因事故截去食指而住在县医院的弟媳之后，我们一起应邀来到了湖北郧阳实验中学，实验中学的师生们为我们的到来举办了隆重的文学会面和讲座。当晚，夜色苍茫时，冰客又送我回十堰。迎来归去的路上，我了解到冰客依然住在那间牛毛毡小屋里，挥汗如雨地写作。在这间10年如一日的读、写、寝、食共一间的小房子里，为了写作，也为了不影响妻儿，冰客总是在前半夜睡觉，让妻子、孩子看电视、休息。待凌晨1点，妻儿睡熟后他再悄悄起床，把生命交给文学。冰客没有钱买书，但一个写作者不读书如同断了食物一样而感到饥饿、恐慌。于是，每个星期五下午下班后，冰客就乘车到70里外的十堰，晚上住同学家，星期六就在十堰市图书馆一泡一整天，饥肠辘辘地读一天书、记一天笔记之后，晚上九点、十点再赶回70里外的家。年复一年，书海的乳汁琼浆如同养育着鄂西北儿女的汉江水一样，源源不竭地营养着穷人冰客的心智和创造的力量。冰客还告诉我，他的妻子始终没有工作，家里喂了一头母猪，靠下猪崽补贴生活，工作读书之余，他要和妻子一起喂猪……

我多次向我下岗失业、因托人找工作而不断受辱、受挫、受骗的侄儿讲述冰客的故事，我多么希望生活在底层的、无援无助的、只比冰客小两岁的侄儿，能够像冰客那样开始穷人的奋斗。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势利横行的时代，我也希望更多的生存艰窘的人们，能够认识贫穷的科学价值。尽管贫穷对人有正面、负面的诸多影响，但它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是可以锻造我们意志的不屈不挠，它同时赋予我们不至堕落和败德的力量！

注：梅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

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首届冰心散文奖、第八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著名作家，国家一级作家。出版作品专著10余部，400余万字。

文学在消费时代的精神选择（序二）

鲍 风

后现代社会一个显著特点，便是消费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令人无法想象的重要地位。消费不仅维系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也成了推动社会的重要力量。这在物质生产领域，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在精神生产领域，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以既有的文学观念去看消费时代的文学写作，人们不能不深感遗憾：因为消费便意味着市场，消费便意味着生产者不能不把双眼紧紧盯着市场的需要。而文学这种最能表达写作主体个性气质乃至宗教追求的行为，要想在消费时代为自己赢得生存空间，就得部分甚或全部放弃写作者自己的人生信仰，这对文学精神的本质该是一种何等的嘲讽！

实际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学开始逐渐丧失自己原初的追求，开始打着面向市场的招牌，遭受着消费主义者们的欺凌。从这时开始，能坚守文学纯正立场，抱守文学纯正精神品格的作家日益稀落。有的作家搁笔另谋了，有的作家依着消费市场的需求，写起一篇篇与自己精神追求完全相悖的快餐小品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原本打算以文学作为自己精神探索的青年止步了，一些青年只用着已有的文学素养，写起非文学的东西了。然而正是在这样的不适合文学生长的环境下，却有一部分青年背负着消费时代加给人们共有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压力，毅然选择了文学写作这条已不热闹的人生之路。冰客便是这些青年中的较为清醒的一位。

冰客是我从众多来稿的作者中发现的对文学有着赤子之心的一

位青年，这样的青年在消费时代是不多见的。我最先读到的是他的散文和诗，读到他的散文和诗，我拨通了他留在稿子后的电话。就这样，我们通过文学写作这座桥认识了。作为生活中的人，我对冰客并不了解，但从他写的散文和诗里，我感觉到了他的坦诚和执著，也感受到了他朴实无华而又善良的心。冰客的散文有一种质朴美，其语言给人一种透明的感觉。在娓娓谈天的气氛中透出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热爱，在对生活的描述中，体现出一种非物性的精神追求，这是冰客散文给我的深刻印象。

消费时代的本质是一种力量，它在享乐主义的推动下，将人的物性消费推向极端，同时又把精神消费物质化，所以消费时代的作家，精神最为痛苦，尽管这反过来也考验着每一个从事精神生产的生产者，但也在客观上为精神生产设置了许多物性的精神的障碍。这个时代的精神生产者要经受极大的寂寞和孤独，作家无法例外。既然消费成了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力量，消费成了剥削生产的动力和手段，那么相对于文学写作者，文学消费就变得平面而快餐化，文学写作者在写作之初所作的精神准备就有可能变得苍白而多余，这是每一个不甘于平庸的写作者均将面临的时代命运。许多文学刊物的转向和停刊，便是消费时代的价值崇尚的直接结果。

据说，冰客的生活并不殷实，他是怀着对诗性人生的崇高走上写作之路的——也许也有气质方面的原因——这无疑使冰客的写作之路更充满了艰辛和不平，也使冰客的生存选择多少带上了几份崇高感。因为在消费时代，在读者市场已逐渐在文学写作中起着重要导向作用的今天，坚持文学写作是难以保持写作者日常化生活的。然而冰客却仍作了这样的选择，这不能不令许多文学青年备受鼓舞。也许正因了这种原因，冰客目前的写作显得有些“杂乱”。他写散文、写诗、写小说，也写随笔、报告文学这种边缘文体的东西，他甚至还必须用大量的精力来写社会纪实、特写等。但看得出，冰客在写社会纪实、大特写的过程中，已体现出了他相当的文学功力。

现在，冰客要把他近年写的社会纪实、大特写结集出版，这对冰客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也许这本书还不足以表现冰客的文学才情，不足以表现冰客的文学追求，但却可以表现冰客对生活的态度，表现冰客社会、时代的敏感。

写作是纯个人化的行为，也是最能体现个人品格的行为，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题材，选择什么样的写作模式，作者的精神境界仍会不动声色地渗透在那字里行间里面。读着冰客的社会纪实和大特写，我分明地感受到冰客对生活的热烈与激情，我想冰客以这样的热烈与激情来坚持写作，是会取得更大成就的。

郧县地处偏远，我在那里整整生活了20年。这些年，郧县出了不少作家，身处异乡，我时时以此引以为豪。如今又出现了像冰客这样更年轻的作家，使同样走在文学写作这条寂寞之路上的我备感欣慰。在外生活10余年，我到过湖北所有的地区，了解到湖北文学创作的许多情况。我遗憾地知道，我们郧县不仅是经济贫困县，也是文学贫困县，无论是作家数量还是作品数量，与省内许多县比，均不理想。实际上别的地区的作家是不知道我们郧县作家生活境况的，他们若知道了我们郧县作家的生存境况，是会投以钦佩的。生在郧县，缺乏和外地的沟通，发表阵地甚少，与外地进行文学交流活动十分不便，这都限制了郧县的文学生活。所以，要在郧县成为一名作家，要克服的困难，是许多地区的作家难以想象的。然而，郧县仍有一批文学追求者在那里辛勤耕耘，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为人称道的优秀作品。我不知道，冰客算不算最年轻的，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冰客不会因为文学生长环境的艰难而搁下手中的笔。作为郧县人，我为家乡有这样不顾消费时代的物欲冲击，坚定地走在精神生产之路上的年轻人而骄傲。

2002年2月春节期间于武汉

注：鲍风，文学硕士，青年作家、评论家，湖北省作家协会会

员、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华中师范大学新诗研究中心研究员，出版有《梁启超改良人生》、《儒家智谋》、《逝痕集》、《站在文坛的边缘》、《我有迷魂招不得》等著作。现为《长江日报》副刊编辑。

穿越“死亡之海”， “沙漠王子”金波感人肺腑演艺路

结缘 金波踏上演艺路

金波的演艺生涯富有传奇色彩，对于金波来说，进入演艺界“纯属偶然”。

金波，出生于湖北省枝江市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是朝鲜族人，母亲是汉族人。

童年时代的金波调皮、贪玩，从小就爱听父亲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薛丁山》等故事。他非常崇拜英雄，更梦想做英雄，只要路见不平，就要拔刀相助。金波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善良的读书人，特别希望儿子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学者。然而金波的“英雄”脾气惹了不少事儿。为此爱打抱不平的金波也转了好几次学，操碎了家人的心。偶然有一天，金波发现父亲的皱纹和白发增添了许多，操劳的母亲日夜叹息，这时的金波感到内疚，怎能让父母对自己失望呢？该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上初三时，金波就为参加高考制订了详细的学习计划和作息时间安排，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父母于是露出了笑脸，那是金波学习勤奋的赞许。

正当金波欲圆自己的“学者梦”时，一次班里组织文艺活动，却改变了他一生的志向。老师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参加此次活动，性格腼腆内向甚至有些害羞的金波自然是“落后分子”。轮到金波时，他死活不肯上台，班主任见状，发了“师威”，指使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学把他“押”上了台。没办法金波硬着头皮唱了一首歌，不料

引得了同学们的一阵喝彩。大概是缘于同学们的鼓励吧，金波从此便“一唱而不可收拾”，他从校级比赛到市级到省级，只要他参加的都次次夺魁。

又是一个偶然的機會，一次文工团来招工，班上除了金波几乎都是文艺积极分子，大家跃跃欲试，惟有金波压根就没想过当演员。可就在同学们约金波一起去买文具时，发现文具店旁人山人海，原来招演员的考场就设在这里。同学们拉着金波，一不留神被人群推到了场内，主考老师见来的人太多，把金波也误认为考生。因人多，主考老师不得不宣布考试结束。谁知钢琴师却无意扭头看到了被推到他身边的金波，便说道：“让这个小家伙试试吧！”本来是看热闹，结果竟被当成了考生，大家起哄式把他推到中间，金波也不示弱，不就是唱首歌吗，谁怕谁？金波就抖擞精神，一展歌喉，斗胆唱了几句正流行的蒋大为的《牡丹之歌》。谁知一首歌还没唱完，所有的老师都惊讶地站了起来，而且马上拍板，认定这小家伙将来绝对前途无量，是一块值得雕琢的宝玉。在场所有的人都被金波天生的好嗓门所吸引，报以热烈的掌声，金波从此在当地就有了“将大为第二”的美称。就这样，金波硬是被文工团团长带走，稀里糊涂地开始了艺术生涯，走进了陌生的演艺圈，纯属偶然地踏上了他的演艺之路。

执著 汗水挥洒台前幕后

进了地方文工团的金波每天单调地跟着老师踢脚下腰，练嗓子，几个月后开始上台跑龙套，在台上拿着假大刀，晃来晃去，没有一句台词。第二年，湖北省歌舞团招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金波凭着他的好身材，好长相，好嗓子，一举战胜了400多名考生，成为惟一被录取的幸运者，被省歌舞团送进湖北省艺术学校歌剧班学习。

在省艺术学校的学生是接受正规的培训教育，所有在这里读书的都必须是素质很高的学生。然而，金波却是凭声线与身材进的艺

术学校，至于文化功底，金波起初可能要占倒数了；在艺校，他还闹出了“不知赵丹是男是女”的笑话。特别是他们歌剧班聚集了全国各地严格挑选的学员，而且每学期还要随时淘汰不合格的人，好胜心很强的金波自是不甘落后。同学中大多数从几岁就开始进行音乐训练，而金波则是从进校才开始接受正规训练。金波把压力变成了强大的动力。歌剧在艺校的所有剧种里是最难的，说、唱、跳、演，样样都要精通。于是，金波除了白天认真完成老师课堂上的要求外，夜深人静时金波还一人在舞蹈房练功，每次练到深夜十一二点。早上五点钟，金波又来到琴房练台词，调嗓子、练钢琴。星期天，同学们都相约看电影、逛商场，而金波却默默地在熟悉的琴房、练功房、教室里挥洒自己的汗水，就连寒暑假金波也不回老家，独自一人在艺校继续练功。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三年的艺校生活中，金波是全校学生中吃得最简单的。金波刻苦好学的精神得到了老师的看重，所有的任课老师都很疼爱金波，经常不间断地为金波赠送营养品和生活用品。金波的声乐老师是武汉音乐学院的著名音乐教师肖云教授、王丽君教授，他们还利用课余时间给金波上声乐课，舞蹈老师焦鑫华也常常为金波开小灶，班主任任幼奎也无微不至地关心金波。金波很庆幸自己能得到8位教授的特别关照，使得他在三年的时间里学得了别人所没有学到的知识。老师们都夸金波是“德艺双全”的好学生，将来前途无量。有了这样的刻苦劲儿，金波自然取得了好的成绩，在全班每次的考试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他的汗水没有白流，轮到最后一次考试时，这一专业的几百名学生淘汰得只剩下8名了，其中有7名是女生，只有金波一个是男生，人们都戏称他是歌剧演员中的“七月一枝花”。

1992年，艺校毕业后的金波正式成为了湖北省歌剧院的一名专业歌剧演员，他学习和锻炼也更加勤奋刻苦了，他时常向老演员请教，同时边工作边进修于武汉音乐学院，坚持上声乐课。他还结合了自己所学的东西，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表演的套路。由于金波取得了扎实的基本功，在团里的各种演出活动中，金波经常在同一

节目里担任独唱、双人舞、小品等。演出结束后，他还帮助道具装车，他的吃苦精神和表演水平得到了团领导的赏识，他在《江姐》、《洪湖赤卫队》、《樱花》等大型歌剧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类型的重要角色。他在歌舞剧《黄子阶》中扮演男主人公获得了广州军区大型文艺调演一等奖和最佳男演员奖，歌剧《樱花》还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文华奖，金波的表演和演唱引起了文化部门领导的关注和观众的喜爱。通过几部歌剧，使他的名声大振，金波这一名字也跨进了演艺界的行列。

“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这正是金波艺术之路的真实写照。许多导演看过金波的演出后纷纷邀请他出演电视剧，中央电视台与湖北电视台、湖北电影制片厂合拍的电视连续剧《男儿女儿好看时》让他饰演了剧中的男主角余安国，后来，该剧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此后，他又在《村支书》中饰演男主角叶厂长，在《家在三峡》中饰演男主角方刚，在电视连续剧《鄂东烽火》中饰演男主角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年轻时的戎马生涯。在 20 多部电视连续剧中的成功扮演，令喜爱金波的歌迷们刮目相看，使他受到了广大观众的青睐。

除此之外，金波还应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客串了三年的嘉宾主持，每周主持一期音乐节目。在电波中，金波幽默、诙谐的笑语再次赢得了大批听众的喜爱。

此后，金波在电视台、电台一帮朋友的帮助下，有幸结识了广东著名音乐人朱德荣。当时朱德荣创作的《九月九的酒》在全国广为流传，他也正在为他的个人作品集《大妹子》在国内寻找合适的歌手，当他接触到唱歌剧的金波时，他当即就确定了金波这一人选，他并把自己专辑中的主打歌《大妹子》拿给金波演唱。金波就和朱德荣一道去了广州，轻松地录完《大妹子》后就回歌剧团排练去了。没想到这一曲脍炙人口、热情奔放的《大妹子》一上市，短短几十天全国大街小巷就传遍了“大妹子你真漂亮，好像东山的红太阳”，金波豪放并带有磁性的嗓音打动了多少少男少女的心扉。